

這就是莫爾丁本人,不是傳說

1969 年,艾森豪威爾逝世。儘管報刊上紀念文字、圖片鋪天蓋地,但一幅小小的漫畫卻引起了人們的特別關注。畫面上是一個美軍公墓,背景是星星與十字架,下面是一行文字:“這就是艾森豪威爾本人,一個傳說!”

這幅漫畫的作者名叫比爾·莫爾丁,二戰時,是美國一名普通士兵,被派到歐洲戰場作戰。在作戰間隙,他開始畫漫畫。他筆下的主人公一個叫威利另一個叫喬,和他一樣,都是最“倒霉”的兵種——步兵!

這是兩個搞笑的士兵,他們厭惡戰爭,但卻不乏樂觀精神。他們怕死,想家,想女朋友。他們苦中作樂,喜歡女人,就像作家約翰·斯坦貝克所說的那樣,喜歡“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說,見到什麼女郎都吹口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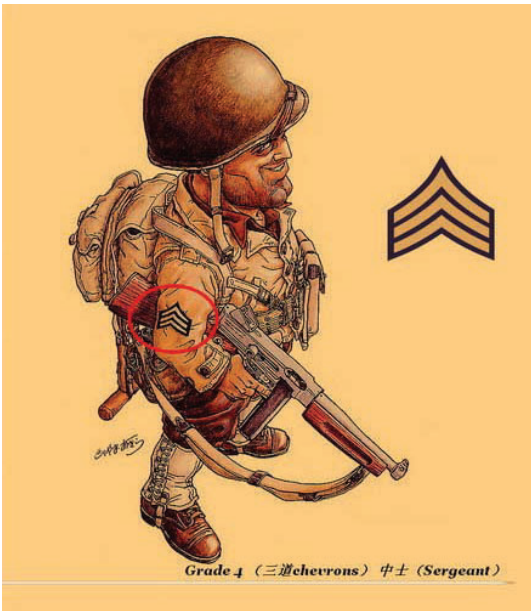
這兩位漫畫人物對待戰爭的態度,正是莫爾丁的態度,在他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士兵,而報紙上所描述的那些士兵們的所謂光輝形象,其實都是虛構的。或許他的想法代表了絕大多數士兵的想法,因此,這些漫畫在士兵中廣為流傳。

很快,他的漫畫登上了報紙。在受到更多人歡迎的同時,也開始有人質疑這些漫畫會不會在軍隊中產生不良影響。對此,莫爾丁寫文章為自己辯護說:“我們不需要有人來進行思想灌輸,或告訴我們,現在是在打仗。我們知道現在是在打仗,因為我們是親眼看到的。我們一點都不喜歡戰爭。但並沒有多少士兵開小差,因此,天花亂墜的宣傳就未免多餘。”

這些漫畫終於給他帶來了麻煩。一天,巴頓把他叫到辦公室,指責他的漫畫動搖了軍心,這位粗暴的將軍甚至威脅他說,如果他繼續畫下去,他就要把他的屁股扔進監獄。莫爾

丁覺得巴頓很幽默,如果不是因為戰爭,這位叱咤風雲的將軍或許會成為一名不錯的漫畫家。

莫爾丁沒有把巴頓的警告放在心上,依舊我行我素地畫畫,並通過漫畫諷刺巴頓制定的一些可笑的規定,比如不許軍人留鬍子等等。



他甚至在和別人聊天時說,雖然“這個愚蠢而又瘋狂的混蛋”打起仗來有一套,但卻像生活在中世紀,士兵對他來說就是農夫。

一個小兵竟敢如此放肆,這讓巴頓非常惱火,他半是惱怒半是玩笑地揚言,他要親自開着飛機到莫爾丁所在的陣地,把他連同那張臭嘴巴炸個稀巴爛。

巴頓的轟炸機還沒起飛就被叫停了,叫停

他的不是別人,正是在歐洲戰場擔任盟軍總指揮的艾森豪威爾。這位傳說中的大人物命令巴頓不要再管莫爾丁,因為他覺得他的漫畫為士兵們宣洩自己的不滿提供了一個出口。

莫爾丁“得救”了。同時,因為有了最高統帥的撐腰,他可以更加無所顧忌地畫畫了。他甚至還把自己的業餘愛好帶到了工作崗位上,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的本職工作,在一次慘烈的戰役中,他因作戰勇猛而獲得了一枚獎章。

事實證明,莫爾丁的漫畫不僅沒有動搖軍心,相反還成了戰士們的精神慰藉。在清點陣亡將士的遺物時,人們常常可以從戰士們的口袋里翻出莫爾丁的漫畫。漫畫上的人物雖已被鮮血浸泡得面目模糊,但依然笑容滿面……

莫爾丁成了一個傳說,但卻不是艾森豪威爾式的傳說,艾森豪威爾可以指揮來自 5 個國家的 400 多萬將士,而他所能指揮的不過是一支畫筆……1945 年,二戰硝煙剛剛散去,莫爾丁的傳說又被塗上了一層更加傳奇的色彩——他的漫畫獲得了普利策獎。

戰後,莫爾丁由一名軍事漫畫家轉型為政治漫畫家,並憑藉那些“醜化”政治或政治人物——當然也包括已成為總統的艾森豪威爾——的作品,于 1959 年再度獲得普利策獎。直到 2003 年他以 82 歲高齡去世時,仍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他的漫畫已成了美國一個時代的象徵。

這就是莫爾丁本人,不是傳說,而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真實得讓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樣的傳說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是的,你也可以創造這樣一個不是傳說的傳說,只要你有足夠的勇氣,或許,還要加上一點堅持。

文:李淺予

趣話『望子成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最近公佈的 2011 年《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列舉了九種生活動力。最後發現,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望子成龍”。

想想也是,你也“望子成龍”,我也“望子成龍”,他也“望子成龍”。幾乎每一個中國的父母,都在“望子成龍”。爲了孩子的成長和進步,不怕操心,不怕受苦,不怕花錢,不怕求人。唯一的願望,就是讓兒女早日“成龍”。

“望子成龍”一語,來自一個民間故事。相傳明代大才子解縉 4 歲的時候,就已詩詞文章,樣樣精通。其父求功心切,就帶他去參加科考。因為解縉個子太小,父親只得讓他騎在自己的肩。考官見一大人扛個小孩過來,很不高興。便大聲發問:“堂下負子入考者爲何人?”只聽小兒答道:“負者不考,考者不負;禮雖不恭,情有可原,望大人見諒。”說完拱一拱手。

考官道:“不孝兒騎父爲馬。”不料小兒馬上回應:“慈悲父望子成龍。”考官冷笑:“小孩子滿口乳臭。”小兒回敬:“大老人一臉花椒。”考官再道:“草螢有光終非火。”神童再答:“荷露雖圓豈是珠。”考官發現這小兒是一個奇才,所以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心喜。最後,解縉中了狀元。從此,人們便把期盼兒女成功,比做“望子成龍”,就是期望兒女出類拔萃、建功立業、報國爲民、擁有一個美好而光明的前程。

望子成龍並沒有錯,但有三種心態必須注意。第一不能“望之過高”。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成龍”的;“成虎”、“成豹”、“成馬”、“成牛”,也同樣有價值、有幸福。第二不能“望之過急”。過多的施加壓力,無異于拔苗助長。第三不能“望子不望己”。無論在學習上、工作上還是做人上,父母都應該給孩子做出榜樣。

當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以後,很多人都向他的母親祝賀,並說她應該爲有這樣的兒子感到自豪。而林肯的母親卻說:“我也爲我的另一個兒子自豪。”衆人問:“他在哪里?”這位母親回答:“他在村外的田里挖土豆呢。”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當總統的人,也需要挖土豆的人。

兒童文學家鄭淵潔的教子經驗,就是六個字:“閉上嘴,抬起腿。”孩子能不能有出息,不是“望”出來的,也不是“說”出來的,而是父母的實際行動帶出來的。作者:汪金友

那個年過半百仍然象孩子一樣嘻嘻哈哈的瑞典女人克里斯蒂一見面就對我說:「昨天星期天,我丈夫要去中國餐館吃晚餐,我說我沒有錢,所以我沒有去。」說完,她拍拍我的肩膀做個鬼臉就走了,似乎對沒能去吃我的祖國那聞名世界的美食表示抱歉。

我吃驚地合不上嘴。我知道她有個工資不低的丈夫,可是這位丈夫卻單獨出門吃晚餐,不肯爲妻子掏腰包,而妻子居然心平氣和地認爲這是理所當然!

家庭:不同的經濟實體

叫我這個中國妻子忍無可忍的在瑞典卻是正常事情,比如說夫妻倆商定去南歐度假,然而卻各人去買各人的票,差點錯了飛機班次。

「這叫什麼家庭!」好幾次我顧不上禮貌,憤怒地質問那些採取家庭分立帳戶制度的瑞典人,「難道你們在婚姻誓詞中說的『無論貧賤或富貴』只是一句戲言?」而她們只是奇怪地望着我,爲我的憤怒感到不可理解。

時間久了,我也不就多少見多怪了,我開始反省自己作爲一個東方人所繼承的民族集體無意識中的「家庭」概念。「家庭」是什麼?茫茫人世間一個由婚姻、血緣組成的小小社會單位,但它同樣是個小小的經濟實體。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存在着多種不同的家庭經濟管理形式。我們中國人崇尚的「齊家」中的「家」,即指經濟一體的家庭,應屬緊密型窮富與共的經濟實體。而一些西方人的家庭則是鬆散型的合作企業,夫妻兒女各有自己的銀行帳戶,大家按照協議分擔家庭開支。一旦企業解體,真是再方便不過了,只需象一幅漫畫上畫的那樣:用斧頭把傢具劈成兩半即可。

我不知道象西方家庭這樣清清楚楚地算帳、各自付款之後還剩下多少家庭的溫馨,但只要想想中國家庭中有那么多夫妻爲了錢的支配

明爭暗斗,乃至哭鬧上吊,就不敢再過多地貶損別人。由此可見西方人誠實明智之一斑:他們承認人性的自私,即使在山盟海誓的婚姻中也不能幸免。

北歐男人沉默內向

來自他國的年輕姑娘在瑞典卻另有不滿和抱怨,她們突然間花容失色地發現,自己對這裡的男子沒有吸引力。

「這是怎麼回事?瑞典男人到底還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她們詢問道。據她們說:在她們的故國,即使她們用寬大的衣裙和頭巾把自己遮蓋得嚴嚴實實,即使她們時時裝出一副矜持規矩的模樣,她們對於男子仍然是魅力四射。有時只需一個身姿,一個曖昧的眼風,便可把那里的男人迷得神魂顛倒。

來自西歐的姑娘則懷念那些自命爲多情種子的法國男子——他們雖然有點女人的味道,卻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向他們中意的女性表達情意的機會,其表達的方式無異于火山爆發。

而在瑞典,如果這樣的漂亮姑娘坐在一個男子的身邊,這個瑞典男子會一味沉默,或者大

談足球和波斯尼亞戰爭。姑娘們當然不會對足球和戰爭有太大的興趣,這時她們或假裝無意地輕觸男子的手臂,或是用深情的目光去瞥他一眼,但這個瑞典男子仍然會無動于衷地繼續他那枯燥的話題。

不甘失敗的姑娘會做出更大的努力,她們用化妝品把自己塗得鮮艷奪目,穿着透明甚至半裸。結果仍然是無濟于事,令人喪氣,那些瑞典男子似乎視而不見,頗有中國古代柳下惠之風,(就連他們在電視上討論「性愛」的專題,也用了研究瑞典精良機械的認真態度),令招數使盡的姑娘們幾乎對自己的女性魅力失去自信。

也難怪這些不幸的異國姑娘會這樣百思不解。據筆者所知,自從前年瑞典加入歐盟,歐盟的老成員國便熱衷于研究北歐人的性格真相。他們的調查結果說:瑞典人較僵化、無趣、遲鈍。儘管瑞典人熱愛民主世所共知,但仍難擺脫一本正經的嚴肅形象。

筆者不知道這些看法中有多少是被瑞典人的祖先維京人欺負過的西歐人的偏見,只是仔細地觀察了一番那在漫長冬季始終濃鬱清冷的北歐黑森林,那樹林中的每一棵樹幾乎都是筆直規矩獨立而且沉默的。



—北歐的男女風景

愛情帳單與男女平等

但那些天生需要被愛的年輕姑娘們不是沒有希望,我們好心的瑞文女教師會告訴她們秘訣:讓那些不懂製造調情氣氛的瑞典男子喝一點酒。

作爲「斯拉夫北歐地帶」的民族,瑞典人一直有嗜酒的罪名。然而這一點卻幫助了那些想吸引他們的異國姑娘。酒精使瑞典男子產生勇氣,使他們從害羞內向、自重自愛的天性中解放出來,驟然變成一個傾吐內心熱情的浪漫男子。

無論東方西方,情人們的日常功課不外乎一束含苞欲滴的玫瑰,在夕陽海灘成雙結對地散步,以及在回蕩優美音樂的高雅餐廳里吃晚餐。無論這些羅曼蒂克的氣氛如何醉人,到最後都免不了碰上一個實際而尷尬的帳單問題。

和男子一樣穿着T恤牛仔褲、不施脂粉卻有着金髮玉腿的瑞典姑娘會大大方方地告訴你,她們和她們的男友一起談足球和戰爭,也和他們平分晚餐的帳單——可見獲聯合國「男女平等獎」的國家不負虛名。

但大多數異國姑娘仍然夢想不必由自己付帳的玫瑰、晚餐甚至更多。今天中國大陸的一些姑娘更是對無能付帳的男子不屑一顧,雖然大家都高唱「男女平等平權」。她們也許不知道,完全不必自己付帳的玫瑰、晚餐加上寶石時裝,會織成世界上最精緻的給女人的鎖鏈。

不年輕的筆者和年輕的姑娘們一樣必須瞭解適應這個我們寄居的國家。年輕小姐們一經啓發,很快就身手不凡,另添招數成爲沉默的瑞典樹木的征服者。而筆者在這裡雖然學會了理解、包容不同的生活方式,卻仍然維持中國傳統的緊密型家庭經濟制度,並私下認爲,這種不合時宜的老式是不幸人生中的一件幸事。

文:茉莉

